

大唐双龙传


黄易◎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柴

【黄易精品】





大唐双龙传

黄易◎著 柒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图字：23-2009-049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唐双龙传. 柒 / 黄易著. — 昆明：云南人民出版社，2009
ISBN 978-7-222-06145-3

I. 大... II. 黄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70430号

大唐双龙传 柒

黄易 著

策 划：英特颂
责任组稿：周 琼
责任编辑：吴 虹
 陈浩东
特约编辑：邱玲琦
责任印制：段金华

出版	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	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
经销	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
地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邮编	650034
开本	680×980 1/16
印张	248.75 (全十册)
字数	5007千 (全十册)
版次	2010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刷	上海市北印刷 (集团) 有限公司
书号	ISBN 978-7-222-06145-3
定价	298.00元 (全十册)

115073

序

從《破陣驚空》到《對神記》，二十多年來的苦與樂，真的是一言難盡。在《破陣驚空》前，我從來沒有寫小說的衝動。中學會考前的七年時代，生活平且低調，打破井田的單一辦法，就乖乖在家守株待兔。母親認為我前途渺茫，無可救藥。雖然自己明白，在那個不景氣空同院的書海天地裡，我得到了從現實或課本中得到的所談無從地補滿了我的視野和生活。雖然在嚴厲會考的那幾年，也學到不少技巧的點外，我取得自隨理想的女成績。

於香港中文大學工作的十年間，我從說話入便道，我像種下種子的作品。真是如此，只有合下我壓過了《破陣驚空》，才對試卷的感嘆。日本了，「破陣驚空」創作者和讀者的身分，但那會你本港好管同職的作者。一天，清早起來領著我見往口上跑，學校鐘聲的叮叮聲響過港的日頭，一艘汽輪正朝東駛進港口。這一切在遠處靜靜的聲響流轉，也一切在遠處的流轉。如果我不回港汽輪在那些上班，會是怎樣的滋味？我又是怎樣完成了醉眠信。

也燒信到今天剛好是二十五年。這套新作在大陸整理出版，不由我起首。今年的酷暑，今晚上海一舉時頭圖書的袁杰偉先生和他的團隊層層策劃，還華是讀者們的支持。謝謝！

2009.2.2

序

从《破碎虚空》到《封神记》，二十多年来的苦与乐，真的是一言难尽。在《破碎虚空》前，我从来没有写小说的行动。中学会考前的少年时代，生活平凡单调，打破苦闷的唯一办法，就是待在家中卧看武侠。母亲认为我是沉溺丧志，无可救药。只有我自己明白，在那个不受时空局限的广阔天地里，我得到了没法从现实或课本中得到的启发，无限地扩阔了我的视野和生活。接着是开赴会考的杀戮战场，出乎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料外，我取得超乎理想的好成绩。

于香港艺术馆工作的十年间，武侠小说陷入低潮，我遂移情科幻作品，直至机缘巧合下我写出了《破碎虚空》，我对武侠的热情又回来了，只是掉转了创作者和读者的身份，但那时仍未想过当全职的作者。一天，清早起来领着狗儿往山上跑，当抵达临海可俯瞰渔港的山头，一艘渡轮正拐弯驶进港口。这一边是远离尘嚣的宁静渔村，另一边是繁喧的城市。如果我不用乘渡轮往那边上班，会是什么样的滋味？就是这样我递了辞职信。

由递信到今天刚好是二十年，适逢敝作在大陆整理出版，不由想起旧事。今次的结集，全赖上海英特颂图书的袁杰伟先生和他的团队筹谋策划，还有是读者们的支持，谢谢！

黄易

2009.2.18



目录

- | | | | | | |
|-----|------|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立威天下 | 001 | 第十章 | 神奇秘谱 | 210 |
| 第二章 | 大明尊教 | 026 | 第十一章 | 虫鸣蝉唱 | 235 |
| 第三章 | 霸王杜兴 | 051 | 第十二章 | 长街遇伏 | 258 |
| 第四章 | 燕集干戈 | 074 | 第十三章 | 敌友难分 | 283 |
| 第五章 | 赫连奔狼 | 099 | 第十四章 | 最后通牒 | 309 |
| 第六章 | 武尊毕玄 | 122 | 第十五章 | 四面楚歌 | 332 |
| 第七章 | 明子之首 | 146 | 第十六章 | 玉石俱焚 | 355 |
| 第八章 | 塞外长安 | 167 | 第十七章 | 爱情承诺 | 373 |
| 第九章 | 龙泉之恋 | 186 | 第十八章 | 对决龙泉 | 390 |

第一章

立威天下

戴着皮帽子的小陵仲躺在地席上午睡，下垫软褥，上盖薄被，虽是隆冬刚过，天气尚未回暖，但因厅堂内燃起炉火，这样的御寒措施，正是恰到好处，所以小陵仲嘴角挂着一丝甜甜的笑意，说不出的安详舒适。楚楚、奶娘和另两个小婢，伴在小陵仲身旁，一边做针黹，一边闲话家常，令徐子陵感受到“家”温暖窝心的滋味。他从来没有家。扬州废园的破屋，只是个栖身的巢穴，他很难把它视作自己的家。家应该是眼前这个样子。

寇仲则是震撼未过。他跨过门槛进入厅内的一刻，迎上楚楚送去的眼神，本是平静的心湖突给冲进一道湍急的水流，登时激得波纹荡漾，楚楚的眼神好比一支神奇的“情箭”，其中包含她芳心深处的惊喜、复杂微妙的情绪、无尽的企盼，谁能招架抵挡。寇仲记起当年在大龙头府，楚楚主动向他投掷雪球的情景，又记起自己扯她罗袖时，她嗔骂自己“呆子”的迷人风姿。美得令人醉的往昔，忽然重活过来，变成眼前的现实，寇仲立告“中箭”，心中涌起从未有之的冲动，想去拥抱她、怜惜她、慰藉她、令她幸福快乐。即使对着宋玉致，他也未曾有过这种难以遏止的渴求和欲望。或者是因楚楚在大龙头府时显现出来主动大胆的作风，分外能勾起他深心暗藏的渴望。在接触到她深情一瞥的此刻，他只想到要把她拥入自己强有力的双臂内，爱抚她，尽量去了解她。他对她既熟悉又陌生，熟悉令他生出亲近的感觉，陌生则使他有寻幽探秘的强烈刺激的滋味。只可惜他此时定要把内心真正的情绪强压下去，不容丝毫泄出。

两人带着两种不同的心情，脱掉靴子，踏足铺满厅内松软而有弹性的草席。楚楚迎上去，温柔细心地以衣扫子为两人拂掉身沾的尘屑，没有说半句

话。

徐子陵目光落在地席上酣睡不醒的小陵仲小脸上，微笑道：“楚楚姐不用理会我们，更不需唤醒陵仲，我们只在旁静静地看着他便成，等他醒后再和他玩。”

楚楚轻声道：“他刚睡着，恐怕没个把时辰是不会醒的，就算在他旁边说话也不怕会吵醒他。”

徐子陵和寇仲同时涌起既心酸又安慰的感觉，想到小陵仲不但没有娘，也等于没有爹，翟娇性情暴躁而欠耐性，不是做母亲的好人选，楚楚则肯定是最佳的选择。

奶娘等人知趣地暂且告退，由楚楚领他们到小陵仲身旁坐下。

楚楚自然而然地坐在寇仲那一边，欣然道：“你们看小少爷是否长得像素姐？”

寇仲嗅着她既熟悉又似属于遥远过去的幽香气息，感受她对自己的依恋和盼望，却又晓得万不能对她动情，勉力抑制下点头道：“素姐的优点都尽遗传给他，没有半点保留。”

徐子陵目不转睛地打量着小陵仲，问道：“他今年多少岁？”

楚楚竖高两只手指，道：“快到三岁！”接着站起来道：“你们在这里为我照看着小少爷，楚楚稍去即回。”两人愕然瞧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外，摸不着头脑。

寇仲回过头来，目光再落到小陵仲透出红扑扑健康肤色的小脸蛋上，叹道：“希望他永远不晓得谁是他爹。假若香玉山以后安分守己，我们和他的账可一笔勾销，可惜这是不可能的，因问题是出在他身上。”

徐子陵爱怜地为小陵仲轻轻地整理帽子和薄被，免他受风寒所侵，同意地苦笑道：“眼前摆明是个陷阱，我们屡次跟颢利作对，肯定触怒他，故借香玉山对我们的熟悉，务要除掉我们。”

寇仲双目精芒剧盛，沉声道：“我要立威！”

徐子陵点头道：“我明白你的心情。”

寇仲叹道：“只有你明白我。”

埋葬了贞嫂和大仇人宇文文化及后，两人对人间世间的仇恨恩怨变得模糊起来，甚至生出万念俱灰的感受。寇仲要随徐子陵来乐寿探望翟娇和小陵仲，根本是一种逃避。可是在受到外界的种种刺激，如被管平欺骗以至乎眼前摆明是以颢利为首的外族强敌布下的陷阱，终令寇仲怵惕惊醒过来，明白到必须振起消颓的意志，让敌人认识到他这少帅绝非浪得虚名之辈。

比起宋缺或宁道奇那类扬名数十年，仍是屹立不倒、没有人敢挑战的宗师级盖世高手。他们两人在威望和名声上仍差上一截，皆因他们俩一直以来都是打打逃逃，若长此下去，终难确立无敌高手的威名。所以寇仲决定要明刀明枪地与颢利来一场硬仗，目标是要杜兴把翟娇那批羊皮货呕出来，借此立威天

下，叫任何人以后想惹他们，皆须三思始敢后行。这更是保着翟娇此盘生意的唯一方法。此并非匹夫之勇又或逞一时意气，因为形势并非一面倒的不利他们，在北疆他们有突利这肝胆相照的战友，足可平衡双方势力，所以寇仲务要趁此机会立威天下。

寇仲一双虎目闪亮起来，道：“我们首先要找两匹最优良耐战的战马，学习马上作战的技巧，由这里操练至北塞，唉！只要想到在塞外的大草原和荒漠上与敌人决胜争雄的情景，就叫人热血沸腾，不能自己。”

徐子陵道：“我们还要学习射箭，骑和射从来是连在一起的。”

寇仲哪想得到徐子陵竟赞同他的提议，兴奋起来，大力一拍他肩头，又怕会惊醒小陵仲般压低声音笑道：“果然是我的好兄弟，我们这次索性把事情能搞多大就搞多大，让塞内塞外，都晓得惹上我们扬州双龙，必须付出沉痛惨重的代价。终有一天，我们会超越他娘的什么三大宗师，因为我们仍然年轻，来日方长。”

徐子陵双目射出伤感的神色，缓缓道：“这或许是我们最后一次并肩作战。”目光转到小陵仲身上，沉声道：“我们若抓到香玉山，该怎办才好？”

寇仲呆看着小陵仲半晌，苦笑道：“于公于私，我们均该对香玉山狠下心肠，可是他始终是陵仲这小宝贝的亲爹，我们就给他最后一个劝告，着他放弃一切，退隐终老。如他仍劣性不改，那就莫怪我寇仲手下无情。此事交由我去处理，陵少可抛开一切，到塞外游山玩水，娶个波斯美人儿作娇妻。哈……”

徐子陵像听不到他的取笑，虎目杀机大盛，冷然道：“就此一言为定，我们再给他一个机会，他香玉山若仍执迷不悟，就算毕玄和傅采林同时认他作儿子，我们也要取他狗命。”

寇仲沉吟道：“阴癸派那段血仇又如何？”

徐子陵道：“我们跟意图倾覆中原正道武林的魔门败类已是势不两立，此事非只关系个人恩怨。一年后我必会赶回中原，看看功力已没有破绽的石之轩如何厉害。到时可一并把阴癸派荡平，问题在我们的武功能跨进何等境界。”

寇仲得意道：“那我们这次就不是最后一次并肩作战啦！以后不要再说这种恼人的话，我会很介意的。”

徐子陵没好气地道：“到时你有空再说吧！”

寇仲伸手轻触小陵仲吹弹得破的粉嫩脸蛋，赞道：“好一个漂亮的宝贝儿，将来兼得你我徐寇两家之长，包管比我们更要厉害。我们办不到的，将由他去完成。”

徐子陵晒道：“你这叫害苦他，做人最要紧是无拘无束，意之所之，才能真正享受人生。”

寇仲笑道：“我只是随口说说，陵少勿要认真。”接着露出深思的神色，道：“我们纵然有足够硬撼杜兴的实力，仍需优越的战略来配合，而拟定战略的首要条件是知敌。现在我们对敌人可说一无所知，这方面要大小姐给我们想办

法才行。”

徐子陵正要答话，楚楚回来，后面跟着两个小婢，捧着两盅炖品似的东西，楚楚两手亦没有空着，提着以羊皮精制的两件外袍，笑道：“喝完熊胆汤，再试试奴家为你们造的袍子，小姐说你们会去山海关，正好用得上。”两人忙跳起来道谢。

美人恩重，寇仲心内更是百般滋味在心头，诚挚地道：“我们当然要先试穿楚楚为我们缝制的新衣哩！”

楚楚白他一眼，甜甜笑道：“少帅最会甜言蜜语，还不把佩刀解下。”

徐子陵瞧着楚楚体贴地伺候寇仲穿上外袍，忆起昔日在大龙头府素素曾为他们缝制新衣，心生感触，默然无语。

寇仲穿着新袍子昂然地在楚楚和两小婢前旋身一匝，自有一股迫人威势，惹得三双眼睛亮起来。

楚楚喜滋滋地道：“这外袍连有风帽，可挡风沙雨雪，袍内更能暗藏兵器，不用把刀子挂在背上那么张扬。”

接着轮到为徐子陵试穿新衣，亦是剪裁合体，愈发显出徐子陵潇洒俊秀的风姿。

此时翟娇忽然大驾光临，着两人到一角的桌子坐下，边喝熊胆汤边说话，看到她撑着拐杖走路的样子，两人更坚定要收拾杜兴的意念。

翟娇疲倦的颜容透出掩不住的兴奋神色，道：“刚有新的消息，‘龙王’拜紫亭将在‘小长安’举行立国大典，我们估计无论是支持其立国或反对者，均会赴会，照我猜想契丹的呼延金，高丽的韩朝安，杜兴都会去，你们可一并把他们干掉，不用四处奔波。”

两人听得一脸茫然。

徐子陵问道：“拜紫亭是什么人？立的是什么国？”

翟娇耐着性子解释道：“拜紫亭是靺鞨族粟末部最有实力的领袖，要建的是渤海国，这么简单的事也不晓得？想不到你们的资质那么低和不识时务。”

寇仲啼笑皆非地甘心被骂，恭敬地道：“小长安又是什么东西？”

翟娇没好气地道：“小长安不是什么东西，而是拜紫亭为他的新国选定的上京龙泉府，唉！楚楚你快来解释给他们听。”

楚楚显然极得翟娇的信任宠爱，清楚翟娇的事务，盈盈过来坐到翟娇身旁，含笑道：“龙泉府位于牡丹江中游，城环长白山余脉，南傍镜泊湖，靺鞨本为契丹和高丽两国间的游牧民族，自‘龙王’拜紫亭冒起，声势大盛，势力范围东至渤海，南抵高丽，西南与契丹突厥比邻。拜紫亭自小仰慕中土文化，故龙泉府全依长安的样式建造，其政治制度、文字，乃至服装习俗全向我们看齐，故龙泉府有‘小长安’的称谓。”

徐子陵大感有趣，想不到塞外有如此地方。

寇仲则动容道：“想不到楚楚如此见多识广，我们还是首次听到拜紫亭这么



一个人和龙泉府这小长安。”

翟娇冷哼道：“我栽培的人会差到哪里去？消息情报传回来后，都是由楚楚整理好后，才说给那些饭桶蠢材听的。”

楚楚见到两人被骂作饭桶蠢材的无奈表情，强忍着笑道：“龙泉府建于平原上，府内水清量大，全是温泉，生产的响水稻，米质香软可口，晶白透亮，名闻塞外，一向是契丹人虎视眈眈的食粮，幸好高丽希望能以其作与契丹和突厥间的缓冲，故对拜紫亭非常支持。不过若非突利与颉利决裂，令拜紫亭压力大减，他仍不敢遽然立国。反对此事最烈者，就是东突厥和契丹人，所以拜紫亭立国一事，当不会是顺顺溜溜，结果更是难以逆料。”

两人至此对整件事开始有点轮廓。

翟娇插入道：“我们那批皮货正是透过拜紫亭向回纥人买的，我和他见过一面，算是谈得拢，交情则止于做生意。此人野心颇大，本身无论才智武功均非常了得，绝不简单。”

寇仲道：“突利对此事持的是什么态度？”

楚楚道：“他应该不愿见到在其东部有另一势力的崛起，只是现在自顾不暇，无力干涉。”

翟娇道：“渤海国的建国大典在四月一日于龙泉府举行，离现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，你们两个定要给我把事情办妥。”

寇仲道：“大小姐怎能把握得如此清楚分明？”

翟娇傲然道：“出外靠朋友，我翟娇做生意一向说一不二，除别有居心者外，谁不乐意与我攀交情？”

徐子陵道：“大小姐在边塞有没有特别信得过的朋友？”

楚楚代答道：“在北疆除北霸帮外，尚有两个大帮和一大派，合称三帮一派，其他两帮是外联帮和塞漠帮，前者以奚族人大贡郎为首，后者的龙头是汉人荆抗。荆抗与窦爷交情甚笃，故对我们非常支持，关外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均由他知会我们在山海关的分店，再以飞鸽传书通知我们。”

寇仲拍腿道：“这就成哩！我们欠的是一个关于塞外的情报网，终于有着落。”

徐子陵道：“长白派的派主是否‘知世郎’王薄？”

翟娇冷哼道：“不正是这个老家伙？说是放弃争天下，偏到处兴风作浪，前些儿竟往投靠宇文化及，后来见到他声势日衰，只好夹着尾巴溜回长白，说不定这回对付我们，有王薄的份儿。”

寇仲微笑道：“事情愈来愈有趣，大小姐可否给我们找两匹最好的战马，上等的弓矢，与一幅详细的塞外地理形势路线图？我俩保证不会令大小姐失望。”

徐子陵补充道：“到时该跟什么人联络，请大小姐赐示。”

翟娇道：“你们要求的现成都有，我刚和突厥人买来两匹最优良的纯种高昌

千里马，不惧塞外的苦寒和风沙。”

寇仲大喜道：“那就成哩！我们今晚立即起行，杀他北霸帮一个落花流水，顺道尝尝响水稻的甘香美味。”

楚楚“啊”的一声，露出失望之色，显是想不到寇仲这么快动身。连徐子陵也不明白寇仲为何如此心急要走，只有寇仲有苦自己知，因为楚楚对他的诱惑力实在太太，多留一晚，谁都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。

翟娇欲言又止，终于点头道：“好吧！就今晚启程，我会为你们安排一切。小心点儿，塞外可不像中原，既乏藏身之地，一下子迷途更会因缺粮缺水陷入绝境。”

两人同时涌起万丈豪情，心想终有机会去见识老跋口中说的异域风情，届时会是怎样一番光景？

徐子陵和寇仲像回到久已遗忘的童年岁月，变回两个大孩子，与刚学走路的小陵仲爬在地席上嬉耍，玩得不亦乐乎。此时他们哪有争雄天下的高手风范，俯身扮牛扮马，只为讨小陵仲的欢心，旁观的楚楚和诸仆则在一旁助兴，欢笑声充满内堂。忽然任俊来报，把两人扯回现实的世界，三人到门外说话。

任俊道：“两位爷儿的消息是否有误？我查遍全城，仍找不到任何商家有货交给大道社运送，亦没有大道社的镖团会到乐寿来的风声。”

两人对望一眼，均晓得又给“管平”耍了一记。不过若非管平诈言会途经乐寿，他们当不会搭他的顺水便宜船，更不致成其代罪者。

寇仲仔细问过任俊查探的线索，肯定他没有遗漏，向徐子陵悻悻言道：“算管平眼前尚有点运道。不过只要他真的到山海关去，我们便有机会寻他晦气。”

徐子陵沉吟道：“假设他所说的全是胡诌出来，我们恐怕连他的影子都摸不到。”

寇仲苦恼地道：“存义公的欧良材和日升行的罗意是老实的商家和好人，我们怎忍心眼睁睁地瞧着他们被阴险奸邪所害？”

任俊听得入神，道：“两位爷儿可否把整件事详细道来？说不定小子可另想办法。”

徐子陵解释一遍。

任俊断言道：“这不像杜兴的作风，可肯定是那管平胡说八道。日升行的颜料名闻天下，但塞外诸国各自有一套染色方法，没理由出高价长途跋涉地向中原买货。”

寇仲一震道：“我猜到啦！定是拜紫亭订的，他一心要学中原文化，且开国在即，自然要一批道地的华夏货来应景。”

徐子陵笑道：“若是如此，就算管平倒霉。不过仍要防他一着，防他在途中下手杀人吞货，改为自己去交易狠赚拜紫亭一大笔。”

任俊道：“想杀人吞货吗？即使美艳夫人如何胆大包天，也不敢在关内动手，所以两位爷儿只要能先他们一步抵达山海关，必可把他们截住。”

两人大感有理，如释重负。像大道社这种分行遍天下的大镖局，与各地的帮会门派均有交情，就算出事，也有办法根查追究，只有在关外人地生疏，致力有不逮。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考虑，管平理应该留到出关后动手。

寇仲想起一事，问任俊道：“在关外，汉语是否流行？”

任俊摇头道：“汉语没多少人懂得，遑论精通，反是突厥话谁都可说上几句。”

两人大感头痛，岂非踏足关外，不但变成哑巴，且是聋子。

任俊道：“爷儿们放心，小子是榆林人，说起突厥话来连突厥人也分辨不出是外人说本地话。只要两位爷儿向大小姐交代一句，小子可沿途伺候，更可为爷儿们做翻译。”

徐子陵道：“小俊和我们一道走应没问题，但以到山海关而止。在途中你做我们突厥话的师傅，教晓我们突厥话，希望不是太难学吧？”

任俊虽未完全达到目的，但能追随两人近半个月时光，已是喜出望外，忙说做师傅是绝不敢当。

寇仲一把抓着他肩头，微笑看着他的佩刀道：“你是用刀的吧？可否耍两招看看。”

任俊知两人有意指点他，欣喜若狂，忙移到屋前园内空旷处，毕恭毕敬地向他们躬身致礼，掣出佩刀，耍弄起来，一时刀风呼呼，演至淋漓处像人刀融合起来，精彩好看。

刀光倏止。任俊拜倒地上恭敬道：“请两位爷儿提点小子。”

寇仲把他扶起，向徐子陵道：“陵少以为如何？”

徐子陵双目精光闪闪地打量任俊，点头道：“不论体质才情，都是上上之选，现在虽仍只是块璞石，但只要加以琢磨，必成美玉，肯定是可造之才。”

他少有这么“倚老卖老”地向地位比他低的人说这样的话，只有寇仲明白他如此认真的背后原因。

寇仲喝道：“当你任俊抵达山海关的一刻，你将是另一个不同的任俊，更有机会登上北疆第一刀手的宝座。但你可知为何我们要这么造就你？”

任俊早听得心头像火烧起来般灼热，热泪盈眶地茫然摇头。

寇仲微笑道：“因为我们要训练出一个真正高手来终身保护大小姐，免得她再受到伤害。”

任俊的热泪，再忍不住夺眶而出，因为他憧憬的梦想，终有可能变成铁般的现实。

三人连夜上路，翟娇送赠两人的突厥宝马神骏非常，但对新主人颇为桀骜而不驯服，不时来些动作，要把他们掀下马来，可是寇仲和徐子陵何等样人，

任它们施尽浑身解数，两人仍是轻轻松松地坐在马背上。寇仲和徐子陵曾在飞马牧场混过一段日子，住近和尚寺懂念经，何况住在和尚寺内？来完硬的就来软的，到天明时离开官道，找到一道溪流，让它们喝水并亲自为它们洗刷理毛，以怀柔手段笼络马儿的心。任俊亦趁此机会，开始教他们突厥语文。两人均是博闻强记的好学者，任俊只说几遍，他们便可记得牢固，口音语调把握得精确不差，令任俊大为叹服。

寇仲爱不释手地伺候马儿，向徐子陵认真地道：“这是我们继白儿和灰儿后拥有的两匹宝贝骏马，给它们改个什么名字好呢？”

徐子陵想起惨死在宇文无敌手上的爱马，心中涌起强烈的激荡，暗下决心，自己定要全力保护眼前的突厥良马，它以后将会是旅途的好伙伴，微笑道：“少帅有什么好的提议？”

寇仲道：“人最怕的是改坏名，马儿的名字亦不能轻率，我要仔细想想才行。”

徐子陵定神打量寇仲那匹浑体乌黑、不见一丝杂毛的骏马，淡淡道：“运筹帷幄，决策于千里之外，不就是你寇少帅的梦想吗？不如就把你的马儿定名作‘千里梦’吧！”

寇仲微一错愕，旁边的任俊鼓掌赞道：“陵爷才思之敏捷，肯定冠绝天下，这名字不但发人深省，又隐含日行千里的意思，确不能有再好的名字。”

徐子陵哑然失笑道：“小俊你或者因和我们相处时日尚短，故不晓得我们都不爱被夸奖。说到才思敏捷，我拍马也追不上‘多情公子’侯希白。”

寇仲叹道：“连我也想拍拍你的马屁，好！就以‘千里梦’作我宝贝马儿的大名。”

任俊忍不住又道：“少帅的梦想终有一天会成为现实。若非少帅出手，谁能大破李密那直娘贼？”

寇仲笑道：“这是你最后一次拍马屁。我们要学你那什么娘的突厥话，哪还有空听拍马屁的话。”

转向徐子陵道：“说到改名，我的是小宁、小晶，你的是莫为、莫一心，相去何止万里，且你志在远游域外，路途亦该以万里计量。你的马儿虽以棕色为主，但隐见奇纹，不如就唤作‘万里斑’如何？”

任俊不敢说话，怕又被指为马屁精。

徐子陵凝想片晌，同意道：“好！我的乖马儿以后就唤作‘万里斑’，希望一年后我重返中原时，千里梦和万里斑仍有聚首的机会，人在马在。”

寇仲豪情奋起，一跃而起大喝道：“任俊！”

任俊忙跳起来，应道：“小子在！”

寇仲仰天长笑，忽然一掌往任俊扫过去，任俊哪想得到他会出手，就算全神戒备仍未挡得住，何况是料想不到，给他一掌拍正左肩，登时往横抛跌个四脚朝天，出尽窝囊相。

寇仲若无其事般牵着三匹马儿到一旁的青草地吃草。任俊傻兮兮地爬起

来，徐子陵向他打个手势，示意他追过去听寇仲说话。任俊乃精灵的人，否则不会二十刚出头就脱颖而出，深得翟娇宠信重用，当然明白寇仲是要传他武技，忙追到寇仲背后，垂手听训。

寇仲负手卓立，头也不回地道：“你可知刚才为何没有丝毫还手之力地给我打成滚地葫芦？”

任俊谦恭答道：“因为小子武功低微，当然不堪仲爷一击。”

寇仲摇头道：“你的刀其实使得相当不错，我若要收拾你，恐怕非一招半招能办到。”

任俊搔头道：“那该是因小子没半点准备，想不到仲爷会忽然出手试我。”

寇仲旋风般转过身来，虎目闪闪生辉道：“若这是答案，你将终其一生攀不上真正高手的境界。”

徐子陵来到任俊身旁，微笑道：“练武者首重心法，我们的心法叫井中月，无论何时一刻都像井中清水，反映着外间日月转移和一切神通变化，所以根本没有被突击或偷袭的可能，因为没有变化能瞒过我们。”

任俊倒抽一口凉气，旋又渴望地道：“假设我任俊能达到两位爷儿这种神乎其技的境界，纵死甘愿。”

寇仲神态忽转温和，搭着受宠若惊的任俊肩头柔声道：“井中之水，无胜无败，无生无死，既有情也无情，纯看反映的是什么娘的东西。你明白就是明白，不明白就是不明白，全要看你自己，谁都不能帮你，我们只能负起提点训练之责。”徐子陵道：“现在趁马儿休息的时光，我们会以长生气助你打通并扩阔全身经脉，这并不会令你忽然功力大进，却可保证你更具攀登更高境界的潜力。”

任俊全身剧震，拜倒地上，颤声道：“得两位爷儿如此造就，小子日后必不负两位爷儿所托。”

旅程的日子就这么过去。寇仲和徐子陵抛开一切思虑，除睡觉以外，其他的时间全用在学习突厥话和骑射，及指点任俊的武功上。

被他们贯以真气射出的劲箭，可穿透坚实树身，只十天工夫，他们练成能在马上任何位置角度，用最快速的手法连续搭弦放箭都无不中的，亦令他们随身携带的三百多支上等劲箭损耗殆尽，不得不改变只走荒山野岭的策略，改到大城采购箭矢。任俊是识途老马，晓得高开道的燕国京城渔阳，有个被称为箭大师的著名弓箭匠，专为付得起高价的人造弓制箭。此君亦是高开道的御用匠人，不过高开道并非豪爽的人，而箭大师则爱流连青楼不惜千金一掷，故须另赚外快，暗中留起弓矢私下与帮会人物做交易。两人此时迷上骑射之术，心忖不如连弓也换掉，对方既能被称为大师，怎都该有两下子，所以对任俊的提议完全赞成。任俊的刀法在两人悉心诱发和指导下，一日千里地往前大步跨越，三人各有沉迷，旅途毫不寂寞。

千里梦和万里斑在寇仲、徐子陵的善待下，与两人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和关系。两驹通灵而善解人意，骑在它们背上，使他们生出血肉相连的亲切感觉。

翟娇在渔阳开有分店，专门批发羊皮，主持人邢文秀是翟让旧部，三十来岁，武功虽不怎样，人却玲珑剔透，几年间打通渔阳官商和帮会所有关节，在区内非常吃得开。闻得寇徐两大驾光临，忙竭诚招待，请他们住入他在城南的华宅。三人黄昏时分入城，在洗尘宴上，陪席的尚有邢文秀左右得力助手庄洪和刘大田，都是翟让旧部的嫡系人物，昔日沙场上的悍将。

酒过三巡后，邢文秀道：“仲爷和陵爷这次来渔阳，会不会与燕王见上一面？”

寇仲从没想过要见高开道，皱眉道：“高开道不是突厥人的走狗吗？我们和突厥人势如水火，见他可是无益有害的事。”

邢文秀笑道：“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。现在形势有变，突厥的颀利和突利互相攻战，争持不下，高开道再不需看突厥人的脸色行事。照我得来的消息，高开道正思量今后的去向方针，两位大爷名慑天下，说不定可与他结成盟约，此实是个难得的机会。”

寇仲想起张金树，摇头道：“一天李阔与刘武周、宋金刚之战未有结果，高开道该不会轻率作出决定。假若胜的一方是李家，高开道或会向李家投诚；胜的若是刘宋，他只好仍乖乖地做突厥人的走狗，怎都轮不到我寇仲。”

庄洪拍桌叹道：“少帅看事准而透彻，我们怎都想不到这么深入。”

徐子陵点头道：“高开道还是不见为妙，以免节外生枝。我们这次来渔阳，除了要向诸位问好打个招呼，亦望能补充一些优质的强弓劲矢，好为大小姐从杜兴手上取回羊皮货。”

邢文秀道：“这个没有问题，我们这里有一批现成的弓矢，全是上等货色。”

任俊压低声音道：“两位爷儿心中想的是由箭大师亲制的弓矢，不是一般的上等货。”

邢文秀欣然道：“我们的弓矢正是从箭大师处高价买回来的，待我着人拿来给两位大爷过目如何？”

刘大田摇头道：“我们的箭矢虽相当不错，但全是由箭大师的徒儿制作，与由箭大师亲自选料下手精制的，无论在耐用或准绳上，仍有一段很大的距离。听说箭大师一生曾制成七把他很满意的神弓，现在手上仅余‘刺日’和‘射月’两弓，视作私人珍藏，有人出价千两黄金他仍不肯割爱。”

寇仲大喜道：“只听名字已知非是凡物，就要这两把。”

邢文秀等为之哑口无言。

徐子陵没好气道：“先不说你出不起千两黄金，就算有比这还多的银两，对方仍不会卖出来，你难道动武向人家强抢吗？”

邢文秀面露难色道：“箭大师脾气古怪，谁的账都不卖，包括高开道在内，嘿！仲爷可否将就点，先看看我们的存货？”

寇仲双目放光地道：“我一定要把刺日、射月两张神弓弄来看看是什么样子的？此事由我们去想办法，邢老兄只须安排我们与箭大师见上一面，由我们去说服他，不成拉倒，明早我们才上路。”

庄洪看看窗外天色，道：“这时候要找箭大师，须到百花苑去，他迷上百花苑的媚娘，不到那里去绝睡不着觉。”

寇仲和徐子陵想起他们的青楼运道，均暗感不妙，但话已出口，兼之确想拥有两把像样点的良弓，既不想也不愿把话收回来。

寇仲苦笑道：“只好看看我们这回的运道如何？对吗，陵少？”

渔阳、安乐、北平、辽西和涿，并称东北边陲五大城，因高开道以渔阳为京，故渔阳隐成五城之首，成为该区军事经济贸易的中心。渔阳城廓只有洛阳、长安那类大都会一半的规模，商铺集中在贯通南城门的大街上，跨街有十座牌坊和楼阁，房舍大多为瓦顶平房，长街古朴，雕楼重重，充盈着边塞大城的气氛。由于渔阳乃山海关南面最大的驿站和贸易中心，故城内有不少来自南方和塞外的商旅，四方杂处，繁盛热闹。在邢文秀引路下，寇仲、徐子陵等人来到华灯初上的南北大街，朝位于中段的百花苑漫步而行，沿途谈笑，轻松惬意。

六个人分作两组，邢文秀、庄洪、刘大田在前，寇仲三人居后。这是寇仲的主意，纵使发生什么事，他们三人拍拍屁股就可开溜，而邢文秀等则仍要在这里混日子，自是以不惹上麻烦为佳。所以抵达青楼大门处，邢文秀等会回家等候他们的消息。寇仲把井中月藏在楚楚缝制的外袍内，免致过于张扬。徐子陵饶有兴趣地四顾浏览，感受着—个陌生城市予他的新鲜触觉。

寇仲向落后少许以示尊卑有别的任俊笑道：“小俊你究竟有没有为自己定下人生的目标？例如成为用刀的高手，又或誓要娶得如花美眷，享受成家立室的温馨幸福之乐。”

任俊赶上一步，来到他旁，恭敬地答道：“我以前想的只是办好大小姐吩咐下来的事，等到储够钱就起幢大屋，娶妻生子。现在却只想学好两位爷儿传授的心法武功，这算不算也是人生目标呢？不过自从有了这个想法后，整个人像脱胎换骨似的，说不出的快乐。”

寇仲笑道：“你是真的脱胎换骨。我们只能依自己走过的路子来培育你，你现在的身手，比以前已跨进几大步，只要加上实战的磨炼，很快可以跻身一流高手之林，说不定有一天能赶上宣永。”

任俊忙道：“小子怎敢和宣爷相媲。”

此时—群武装大汉快步赶上他们，其中几个不断回过头来打量寇仲和徐子陵，看装束样貌身材，肯定是突厥人。寇仲和徐子陵从容以微笑回应他们不友善的注目礼，那些人径自去了。

任俊道：“他们是否认出两位爷儿？”

徐子陵耸肩道：“是否认出我们，很快揭晓。”